

花影集選

蔣序

曩於香艷叢書中見花影集選，喜其造句自然，秀麗無匹；亟欲快讀全集，以飽眼福，乃尋購經年不得。繼聞北方某書肆有刊行全集之訊，欣慰甚，而時局轉變，遲遲未見之市廛。思卽標點所見，略加抉擇，行世以慰同好；茲承趙南公先生之助，遂付排印，而成此集。

施氏蓋倜儻不羣者，其友顏乃大彥容稱其「獨

雅絕倫，風流自賞；夙稱博物，兼負情癡。」似可想見其人。所爲詞曲，使人愛不忍釋，而靡形繪聲，紆情寫景，獨能流露聰明，如初寫黃庭，如花篩月影，必也徘徊矚目，吟哦上口；輒亦如臨其境，如得其情，如化身宏詞豔句之中，爲蕩魄消魂之事；其動人深矣！

夫文學代變，而世承其緒。唐以詩傳，宋以詞聞，元合詩詞放而爲曲。明時盛事，亦稱檀板金樽，舞衣歌扇。而花影諸曲，善作短章，獨爲精粹，不多糟粕。猶能藉曲調之纖巧，寫情緒之纏綿；揭思海之波瀾，爲妙肖之模擬。銅琶鐵板，柳岸曉風，胥得之矣。

間思文人抑鬱一世，不甘趨赴，以求聞達，偶爲詞章，出之真感，苟得傳之久遠，庶亦稍稍吐氣于泉壤耳。茲集之選，施氏其亦認我爲知己否乎？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蔣明祺山青序於重翠室。

沈 序

予奔走長安街，面土尺許，僅爭廣文一席，跋涉千里，悲哉予之愚也！

乙丑之秋，又將掛孤蓬渡浙水而西，荻花蕭條，霜月慘澹，四顧童僕，依棲無色。子野將予水湄。予謂之曰：吾於世味已同嚼蠟，幸爲我求隙地於東西侖間，行將與爾賦咏著述，何物五斗，能使人折腰耶！

子野戲曰：予冷人也，合受冷趣；爾熱人也，應受

熱業。爾若飄然歸來，我當一草堂半榻，容汝馮大，何必買山而隱耶？

子笑曰：子何居高而視下也！區區沈生，亦有心胸頭面者！斑衣捧檄，固知喜動顏色，乃山鬼移文，亦知愧入毛髮；此行予之不得已也。戊辰之役，倘拾得一第，則借一命，娛兩親；不然則袖書歸田，爲老農畢世耳。

子野曰：善！吾固知君非久於風塵者，吾將結茆花下，以待！已而閱子行裝，見子諸行卷。曰：吾亦有數首，願乞子一言，以行於世。開緘出之，則花影集也。點句淋漓，藻色飛動。子捧讀長久，心花皆開。拍案嘆曰：嗟乎！予所行世不過一時塵言；而子則千秋慧業，豈不仙凡霄壤？尙敢輕置一喙哉？雖然，唯子野知我！亦惟我知子野！

子野詞章高妙，人人所知，然予以爲正非子野本色。外服儒風，內宗梵行，其於世間色相，一切放下，

高樓山谷，睇睨今古；視富貴如浮雲，功名若苴土。卽至山水煙霞，文章句字，亦如夢花泡影，過眼變滅。但其性靈穎慧，機鋒自然；不覺吐而爲詞，溢而爲曲；以故不雕琢而穿；不磨滌而淨；不粉澤而黠，不工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擠而韻。蓋直出其緒餘，玩世弄物；彼其心中，甯有纖毫留滯者哉？而其命名「花影」，而其意固已遠矣！予知之子野者，殆得之文彩之外，章句之先；若區區語其藻豔而已，則名箋灑翰路口成碑；俊舌歌鸞，青樓偷譜；設不知之，而何取於問序于予？安知予之爲知子野也？

予惟是速了熱業，轉受冷趣；他時分得子野草堂半榻，當以性靈爲師，梵貝爲課，賦咏著述，亦多休卻。子野此時靡詞綺語，亦請一切報罷！我恐其機鋒四出，技不勝瘞；指尖毛孔，皆蒸蒸然不得太平也！

沈士麟德生甫撰。

自序

峯泖浪仙行吟山谷，盤礴煙水，如槁木，如死灰；
我喪其我，不知我爲何等我也。

——日刺杖水涯，撥苔花，數游魚，藻開萍破，見耳
目口鼻浮浮然在水面焉。因自念言：此是我耶？抑是
影耶？影肖我耶？我肖影耶？我之爲我，亦幻甚矣！何
必多識字，日夜與柔管作緣？

生平寡交游，偏與毛氏宗姓，世世結納。狎之曰

管城子；尊之曰穎君；以之電掃橫行；則署之曰藏鋒都尉。且愛之，恤之，珍之，祕之；不用之於名場咕嗶，而用之於韻事風流；不用之於話語酸言，而用之於雄詞藻句；不用之於雌黃恩怨，而用之於嘯咏吟諧；不用之於政牘刑書，而用之於花評豔史；不用之於歌功佞德，而用之於惜粉憐紅；不用之於書算持籌，而用之於風人騷雅；不用之於北闕封章，而用之於東臯著述；不用之於諛辭表慕，而用之於豔句酬香；不用之於枉駕高軒，而用之於過溪枯衲；庶幾無負於柔管哉！宜其感恩思報而辛苦隨我一生也。但綺語之業，日深月積，抑何不自愛至此矣！

猶記十六七時便喜吟咏，而詩餘樂府，於中爲尤多；十餘年來，不知費紙幾十萬！嘗貯之古錦囊，排以筇竹杖，向桃花溪畔，杏樹村邊，黃葉丹楓，白雲青嶂，席地高歌一兩篇。雖不入譜律，亦復欣然自喜。山童騎黃犢，負夕陽而歸，亦令拍手和歌，唱于互答。

因擇其聲之幽脆者命歌之，教以音律。於是花月下，香茗前，詩酒畔，風雲裏；以至茅茨艸舍之酸寒，嵩臺廣園之弘侈；高山流水之雄奇；松龕石室之幽致；曲房金屋之妖妍；玉缸珠履之豪肆；銀筵寶瑟之縈魂；機錦砧衣之愴思；荒臺古路之傷心；南浦西樓之感咽；憐花尋夢之間情；寄淚絨絲之逸事；分鞵破扇之悲離；贈枕聯釵之好會；佳時令節之杯觴；感舊懷恩之涕淚；隨時隨地，莫不有創譜新聲，稱宜迭唱。句聽雙鬢豎子，拍板一聲，則淡濶博響，情境生動。可謂極風情之致；享文字之樂矣。

但浮沉濁亂於此中，我正爲我身心性命憂耳！謂當傾篋中藏，吹杖頭火，向稻花風裏，舉蒲葵扇，呼鳴鳴而播之；我見其灰飛烟滅，而我之真面目始具矣！

適有客至，倚杖與語：

客曰：向聽爾詞，耳根快矣！獨不可使眼根亦受用乎？請授梨棗，使世間有眼人飽看一回也！

浪仙對曰：我寫不言之句，故將以手爲口；爾聽無聲之詞，乃欲以目易耳耶？我且不知爾之非我，我之非爾，爾猶執耳之非目之非耶？爾不見夫花影乎？花外之影，影卽非花；影中之花，花卽是影。然則何有何無？可彼何此？焉知珠聲絹字，非已飛之劫灰而本無之幻相也哉？故爾若作句字觀，則些些綺語，永爲拔舌成業；若作花影觀，則滿紙胡言，隨口變滅，疏影稀微，已爲我向佛懺悔久矣！雖謂梓氏之刀爲祖龍之火亦可也！

客曰：命之矣！乃私授劍癩，而卽語浪仙之語爲之序；蓋序之變格也！

峯御浪仙施紹莘子野甫撰

傳

施紹莘字子才。少爲華亭縣學生。負雋寸，跌宕不羈。切築舍於西余之北，復構別業於南泖之西；自號峯泖浪仙。好聲伎。與華亭沈龍善；世稱施沈。時陳繼儒居東余；詩場酒壘，常與招邀來往。工樂府，著花影集行世。早夭無子，世論惜之。——松江府志……

上 編 贈

合 鏡 詞

有 序

蘭生有掌窰人，得之甚艱。向日曾相與賦問桃管見蕭關，何其悲憤怨慕！今以折桂了作偷花漢，了不煩覘睂老奴黃衣客之力；而殘燈亂小窗畔，竟有向人話舊矣！此時之樂，恍惚夢境，無怪乎蘭生巫鼓之筵茲也。蓬窗夜，伸縮屬和。聊識蘭生一時盛事，且其管窰亦有出頭日如此！

〔南商詞金索掛梧桐〕

安排錦綉窩，修訂鴛鴦譜，莫話歡娛，且話當初

苦：記尊前一諾初，轉秋波，却不道花命艱辛受折磨；
郎奔馳京國東西路，妾死守空閨日月梭。從頭數，星
星記得怎模糊？真箇是怨處思多，恨處情多；今證了
恩情果！

【前 腔】

曾記愛裏過，也向愁中坐；越是分離，越把心腸
鎖。沙家事若何？付南柯，不嫁三郎頭不梳！寧使做吞
酸忍楚痴兒女，決不似拋冷趨炎夕丈夫！非聞可，歷
遭情劫忒多魔！到如今歡處悲多，却又是悲處歡多；
攪亂了相攪和。

【前 腔】

怎車乾恩愛河，推不動相思磨？袄廟燒完漸近藍
橋路，今朝出網羅，到鳳凰窠，爭氣潘郎成就奴。羞慚
了搬唆誹謗鎗金口，塗抹了長知方圓畫餅圖。從今
呵，刀山髮做軟衾窩！真箇是悲處歡多，况更是歡處
歡多，把歡字渾身裹！

【前腔】

郎登折桂科，妾有奔琴路；就天樣高牆，怎隔得
伊和我！滔天浪不波，渡銀河，吞屬團頭住大羅。從前
苦楚將歡娛補；把此後歡娛，做曲子歌！擎杯賀，人間
花事等榮枯。我也曾歡處悲多，悲處歡多；可合撰悲
歡譜。

贈石城董夜來

有序跋

余落魄風塵，銷沈壯志；秋波浩蕩，感岸上之愁蘋；宿雨
迷綿，夢江南之芳草。蓋悲哉之氣多感，而黯然之魂易驚。柔
情縹緲，能無伊人之思？奇偶離錯，孰是東家之子？偶尊花
開，忽睹仙紀，問姓則雙成是其前生，詢名則夜來乃其再世；
年同碧玉，婷婷之致可知；骨抵輕雲，粲粲之容何限。有心人
誰能堪此，多情亦未免流連。乃寄語於詞苑，聊紀情於夢蝶。

【南仙呂，月兒雲】

花星偏照，前宵夢兒好，偶到花叢裏，瞥見如花
貌；生怕人瞧，背燈兒覷着了。他不道兒夫至，俺不道
冤家到。俺忍不住，偷將冷眼挑，他羞臉微紅一線潮。

【桂枝香】

逡巡戲調，剛才微笑，誰知事到其間，也暗地悄
聲低叫。却教人怎生？却叫人怎生！真個是柳慵花笑，
抵不得酒容歌貌；倭多嬌，身輕女史應呼趙；有福檀
郎豈姓蕭。

【不是路】

幻出藍橋，眞叶秦樓一曲簫；奇逢到，合歡頭上
夜枝交，福難招。解開螺髻烏雲裏，半輝酥胸百玉銷。
誰承料鴛鴦牋上掛姻緣號。怎生推調？怎生推調！

【掛歌】

綉戶風清，金貌篆消，西窗隙月偷瞧：一雙蝴蝶
綴花梢；一對鴛鴦浴暮潮；惺惺語，半是嘲。惱娘常是
撒心焦；低低問，半是招，泥娘常是撒春嬌。

【皂羅袍】

如此掛人懷抱，把情根一瓣種活心苗。梨魂已被
杜鵑銷，楊花一任春風鬧。屏間燈燼，餘花自飄；枕邊
茉莉，餘香亂拋；於中有事郎知道。

【大聖】

映窗紗旭日初高，惜嬌眠，嫌起早，遮欄杆外鸚
哥叫。枕痕沁印紅桃。且喜玉臺此夜留溫燾，只是金
屋何年貯阿嬌？情痴怎了？姪娘行睡着，揭帳偷瞧。

【解三醒】

忘不得香沾片腦，忘不得汗漬蛟綃，忘不得破瓜
年紀身材小，忘不得媛客蛾眉韻味高，忘不得蓮花吐
瓣尖尖舌，忘不得束素重封窄窄腰。千般好：忘不得
千金一刻，刻刻良宵！

【皂角兒】

歎酸丁天付情苗，向青樓姓名流落。誰承望姓忒
憐花，却隨處每逢花報。似伊家，比花嬌，同柳寵，近

今無，從古少；也容嘆喟。一言低告，伊家聽着，但從
今花朝月夕，可是魂勞。

【尾文】

揚州花夢痴難覺，夢逐西風到處飄；却被奇花又
纏住了。

戊午文戰，予以首秋八日赴金陵，旅邸枯坐，蕭條若僧。
適雨晚出，自紗課街，循文德橋而西，卒飲於朱伯瑞寓。飲
散，從子楚安仲禹中輩偕行，微雨如毛，酒力飄動，忘其所之
之遐邇也。乃邂逅畫姬於燈影之下，視其年，可初十三，雙髻
掠，眉目瀟灑，綉骨柔肌，如可捧掬；花心酒境，於此雙妙；
遂定交焉。問其小名，曰月哥，乃以夜來字之；而贈之以詞。
畫原其名，且志其時其事也。

紗綉秀豔無比，頂愧剩粉殘紅，不堪承當耳。已付蔣三哥
玉釵度之，一夕且，便新聲盈耳矣。今夜惡雨，不敢復駕高
車。中秋月色定佳，正足下文戰凱旋時也；幸過，擊杯，聽新
曲兒，且手撥琵琶以待。（夜來柬中）

妾初度偶言

有序歌

窮村僻遠，三徑成蒿；雨暮風潮，遠往竟絕。洞花幽草時，以翻經繡佛之暇，相與尋討烟霞，勾當香茗；此中幽趣，豈堪藉忙人乎？乃因其初度，播之管歌；而私命其篇爲北山迂叟房中之樂。

〔南中呂，漁家傲〕

今日裏，把往事從頭作話題：不覺的日子三千，年頭又八，我你容顏俱蒼矣！各添年紀。俺守一經卷丹爐，你只是荆釵布衣。但年年花謝花開，花開時，進酒卮。

〔剔銀燈〕

你姻緣事誰知在這裏，前生事，便嫁窮酸也何媿？幾間屋正與翠巍巍前山對，幾個人只在豔騰騰羣花內，終年終日如此：桑海變，俺和伊兀是不知。